

解构“中国外交强势论”

——基于国家角色理论的实证分析*

王艺潼

内容提要：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讨论也日益增多。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的外交转型定性为“强势”，且认为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文章以国家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及实践的特点和变化。研究表明，国外现有研究表现出其现实主义偏见和案例选择的偏见，同时也缺乏中观视角和比较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主体定位具有原则性及稳定性，其长期对中国国家角色的实践产生着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另外，通过对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这一“极值”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延续以往克制性行为实践的同时，也正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显现出合法、合理的防御性政策微调。这也有力反驳了“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相关观点。基于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实证检验，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该论调在西方盛行的原因，并试图对中国在“中国外交强势论”这一问题上的应对之策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国外交强势论” 国家角色理论 海洋领土争端 中国崛起

作者简介：王艺潼，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

* 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第99~130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内外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在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外交是否应该转型、该如何转型还尚存争议时，西方学界已经普遍将中国外交的转型定性为“强势”（assertive），且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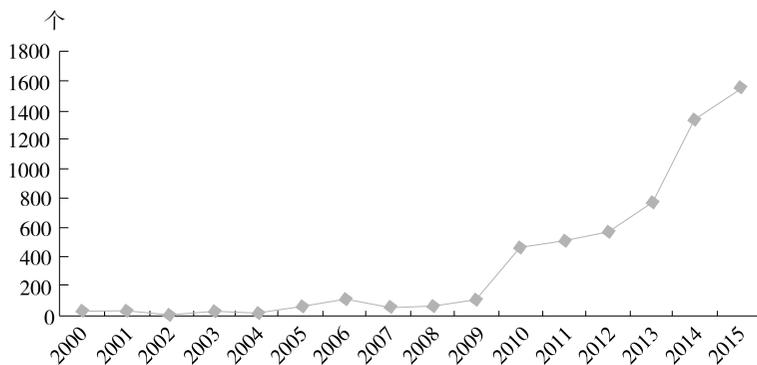


图1 2000~2015年符合“五个词以内同时出现强势和中国 (Assertive within 5 words of China)”条件的相关新闻报道的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学术大全数据库相关数据自制，参见 <http://www.lexisnexis.com/hottopics/lnacademic/>。

中国外交“强势化”的声音首先出现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媒体中。笔者使用学术大全数据库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的新闻数据库，^① 查阅 2000~2015 年间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领域相关的新闻报道，对其中符合“五个词以内同时出现强势和中国两个词”这一条件的报道进行逐年数量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自 2009 年开始，媒体对于中国外交“强势化”的报道明显增加，仅 2014 年当年，相关新闻数量甚至达到 804 条之多，是 2000 年的 40 倍（见图 1）。西方主流媒体通过对某些外交事件进行颇具引导

^① 学术大全数据库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涉及新闻、法律、商业、人物四大研究领域。其中，新闻数据库包含世界九千余个数据资料。资料包括美国和全球各地出版社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主流新闻媒体的文稿。

性的报道，将“中国外交强势论”广泛传播在西方社会之中。^①

与此同时，西方学界也越来越热衷于对中国“强势外交”的研究。笔者在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输入关键词“强势中国”（Assertive China），对2000~2015年的相关文章进行逐年统计，结果显示，自2009年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强势外交的研究开始明显增多，仅2015年一年，相关文章就超过500篇之多。^②可见，在西方强势语境下，他们认为，“中国外交强势论”已逐渐成为中国国际舆论的新动向，这对西方对华政策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威胁论”经历数轮起伏，一旦与特定事件结合，就会升温发酵，形成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一直占据着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主流，^③成为西方对中国舆论遏制的重要武器。如何理解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转型？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外交强势论”的提出具有科学依据吗？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对中国外交强势论”开展实证检验。

二、文献述评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论证与解读

国外学者近乎一边倒地认为，2009年以来，一向低调的中国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强势”，且这种“强势”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需要引起

^①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外交越发强硬的指责，参见 John Pomfret, “China’s Strident Tone Raises Concerns among Western Governments, Analyst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30/AR2010013002443.html>; Jonathan Pearlman,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The Age*, December 22, 2009, <http://www.theage.com.au/world/china-flexes-its-muscles-20091222-lbou.html>; Dominic Lawson, “China is Flexing its Muscles: Time to Worry”,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china-is-flexing-its-muscles-time-to-worry-8145073.html>;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in Dispute With Vietnam”, *New York Times*, May 9,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5/09/world/asia/china-and-vietnam.html>.

^② 参见 Google Scholar, 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Assertive+China&hl=zh-CN&as_sdt=0%2C5&as_ylo=2000&as_yhi=2015。

^③ 金灿荣：《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应对》，载《绿叶》2009年第5期，第63~70页。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防范，也会引起中国周边国家的普遍性担心、害怕甚至恐慌。^① 这种恐慌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周边国家会选择一种“大国制衡”或是“抱团取暖”的方式对抗中国，^② 也使中国同其他国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急剧上升。^③

关于“中国外交强势论”，国外现有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倾向。

第一，偏重于以微观层面为切入点，通过对媒体或官方发布的信息进行主观性分析和归纳，以此来说明中国外交的“强势化”。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强势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蛮横”表现和对奥巴马的“无礼”对待；^④ 中国将南海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使得地区冲突不断；^⑤ 中国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手段日益强硬；^⑥ 中国在对待达赖喇嘛访美以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应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 32, 2010, pp. 1-19;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On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 34, 2011, pp. 1-25;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Vol. 9, No. 2, 2013, pp. 111-131; Robert G. Sutter, *U. S. -Chinese Relations: Perilous Past, Pragmatic Pres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 6;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1, http://www.defenc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② Calum MacLeod, “China’s Aggressive Posture Stuns Japan: Nation Dishes out ‘Shock and Aw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USA Today*, September 28, 2010,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printedition/news/20100928/japanchina28_st.art.htm.

^③ Robert G. Sutter, *U. S. -Chinese Relations: Perilous Past, Pragmatic Pres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Chapter 7.

^④ Mark Lynas, “How do I Know China Wrecked the Copenhagen Deal? I Was in the Room”, *The Guardian*, December 22,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dec/22/copenhagen-climate-change-mark-lynas>.

^⑤ Clive H. Shofield & Ian Storey,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creasing Stakes and Rising Tensions*, Washington: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9.

^⑥ Yves Tiberghien, “The Diaoyu Crisis of 2010: Domestic Games and Diplomatic Conflict”,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12, No. 3/4, 2010, pp. 70-78; Krista E. Wiegand, “China’s Strategy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Issue Linkage and Coercive Diplomacy”, *Asian Security*, Vol. 5, No. 2, pp. 170-193; Keith Bradsher, “China still Bans Rare Earths for Japan, Executives Sa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1/11/business/global/11rare.html>.

更加强烈。^①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表示, 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政策, 成为一只开始“展示其锋利爪子”的老虎。^② 美国国防政策顾问迈克尔·皮尔斯伯里 (Michael Pillsbury) 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 将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称为“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③ 柯庆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则强调, 近年来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时, 采取了消极和被动的姿态, 并认为中国一改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是对原有政策的彻底抛弃。柯庆生批评这种变化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盲目和过度自信造成的。^④ 迈克尔·斯温 (Michael D. Swaine) 认为, 中国开始挑战现行国际秩序, 甚至通过排他性政策来排挤美国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力。^⑤ 同时, 有学者认为, 中国国内政治的改革已经开始外溢到中国处理外部事务中来, 中国日益“强势”的外交政策使其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需要美国保持时刻警惕, 并予以适时的打击。^⑥

第二, 虽然目前关于中国外交是否如西方话语下那般“强势”还处在争议阶段, 但关于中国外交“强势化”成因的分析已散见于西方的研究中。

首先, 从体系层次的宏观角度出发, 学者认为, 中国外交“强势化”是中国领导层基于对中美权力已经发生转移这一判断而做出的决策, 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坚持,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自信日益增强。^⑦ 他们认为, 中国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 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已经无益于处理中国对外关系, 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

^① *Chinese Reactions to Taiwan Arms Sales*,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and Project 2049 Institute, Arlington: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April 17, 2012.

^②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ese Tiger Shows its Claw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d55d5578-1b62-11df-838f-00144feab49a.html>.

^③ 王江雨:《后韬光养晦时代的中美关系》, 载《金融时报》2015年7月9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884?page=rest>.

^④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1, No. 90, 2011, pp. 54-67.

^⑤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⑥ Elizabeth C.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2010, pp. 142-152.

^⑦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Edward Wong, “Chinese Military Seeks to Extend its Naval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4/24/world/asia/24navy.html>.

中国逐渐扩展其对国家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的界定，迫切需要以往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①“中国外交强势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其次，还有很大一部分研究从中国国内政治的微观角度出发，对中国外交“强势化”的成因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领导人的更替被视为近年来中国外交“强势化”的动因之一。有学者认为，不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会通过决策者影响政策的制定。因此，领导人的更迭为中国外交的变化搭建平台。^②十八大确定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这届领导班子是第一批由1949年以后出生的领导人组成的。贺凯等认为，在外部压力持续上升时，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得更为强势，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风格，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战略上的主动出击。^③

军队对中国外交强势化的作用也十分明显。迈克尔·斯温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强势外交”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动因。^④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一份政策报告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回归到外交政策决策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重新发挥作用。同时，报告强调，军队已经不再回避或顾忌对美国及周边国家实行武力对抗的行为。^⑤丹尼·罗伊（Denny Roy）和拉里·沃策尔（Larry Wortzel）指出，尽管目前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对国内外外交政策制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⑥

还有学者认为，国内社会舆论，特别是民族主义的盛行，刺激了中国领

^① Michael Yahuada,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1, 2013, pp. 446-459.

^② Qingmin Zhang,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ringing Leadership Personality back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3, No. 89, 2014, pp. 902-922.

^③ Kai He and Huiyun Feng,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2013, pp. 209-231.

^④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hre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Foreign Polic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 36, 2012, p. 1.

^⑤ 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tockholm: SIPRI Policy Paper, 2011, p. vii.

^⑥ Denny Roy, *Return of the Dragon: Rising China and Reg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 Larry M. Wortzel, *The Dragon Extends its Reach: Chinese Military Power Goes Global*,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13, p. 26.

领导人做出“强势”的改变，促使中国对外实行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①持该观点的学者强调，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大国自我中心主义”(great-state autism)，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屈辱感更成为中国民众长期的心理包袱。^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公众的国家自尊心增强，对矛盾和冲突的容忍度不断降低，对中国外交政策普遍有着“强势化”的期待，这就使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国内民族主义的影响。^③

当然，西方对于“中国外交强势论”也尚未形成共识。尽管国外绝大多数研究支持“中国外交强势论”，但在这些近乎一致的观点中，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2013年，江忆恩(Alastair I. Johnston)在《国际安全》杂志上首次对“中国外交强势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他认为，“中国外交强势论”低估了中国外交以往的强势程度，却高估了中国外交现在的变化。江忆恩对“强势”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通过对7个具体案例的分析与总结，得出中国外交并非西方所说的那样“强势”这一结论。他认为，尽管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强势论”的论据，但这种“强势”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声索国强势外交政策的一种被动回应，而非主动进攻。^④

根据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对于外交政策变化的分类，比约恩·杰登(Bjorn Jerden)对江忆恩研究中的7个案例进行检验，并辅以其他4个案例加强研究的信度，研究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在整体上并没有变得更加“强势”。^⑤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追踪研究，海牙战略研究中心(HCSS)

^① Christopher 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cs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2011, pp. 601-620; Michael A. Brittingham,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Reactive Model of Nationalism & Conflic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2, 2007, pp. 147-166.

^② Edward N.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Timothy Beardson, *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6-80.

^③ Alexander Lukin,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nd Russia’s Concerns”, *Medjunarodni Problemi*, Vol. 63, No. 4, 2011, pp. 483-504.

^④ Alastair I.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⑤ Bjorn Jerden, “The Assertive China Narrative: Why It is Wrong and How So Many still Bought into I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p. 47-88.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强势”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中国近年来在三方面都表现得越发“强势”。其中，外交上的“强势”更多的是积极的，而在军事上的“强势”则更加消极。^①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虽然从微观层面对中国外交政策有着一定的分析和论证，但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现实主义偏见及理论适用性问题。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大多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支撑，特别是鼓吹“中国外交政策强势论”的学者，更是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偏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过于单一的理论基础会影响对事物真实性的研究，多理论视角才能更深刻的探求复杂事物的真相。^② 以现实主义的逻辑，一国国家实力上升则必然强势，而若一国发展遭遇瓶颈，则会通过转嫁危机来转移国内注意力。这样看来，无论中国以向上或是向下的态势发展，都会成为西方眼中的“强势”，这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西方学者对“强势外交”政策本身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现有支持“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研究也没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他们定义的中国外交“强势化”进行相关性检验，即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否显著。理论检验的缺失会降低研究的科学性。

其次，缺少中观视角的分析。当前西方对“中国外交强势论”动因的分析仅限于对宏观的国际体系变迁及微观的个体因素进行分析，而未从中观层面上以国家为分析主体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使动因分析存在或过度依赖对宏大体系的关注，或过度强调个体因素对国家整体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而忽视这样一个现实：无论国际体系的变迁抑或个体因素的变化，都是要通过国家这一基本单元过滤而发挥作用的。这种受惯性思维和主观意愿干扰的研究本身就偏离了政策本身，而忽视了问题的实质所在。^③

再次，缺少对比分析。既然研究对象是“中国外交强势化”，那么，为了证明这种变化，则需要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以保证论据的效力。现有研究

^① Stephan Spiegeleire, *Assessing Assertions of Assertiveness: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Cases*, Hague: The Hague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4.

^②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3, 1992, p. 40.

^③ 阎学通：《中外关系定量测量》，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2 页。

大多集中在某一年或两年中国外交“强势化”的分析和探讨，不免使研究本身缺少整体性和解释力。这种对比应包括（1）时间上的对比：中国在不同时间对同一议题的外交政策的比较；（2）议题上的对比：中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对不同议题上外交政策的综合比较；（3）国家间的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在同一时间、同一议题范围内外交政策的比较等。

最后，案例选择偏见。从西方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论证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大多通过选取几个外交事件为案例，来说明结论的可靠性。有学者提出中国外交变得越发“强势”的观点，学界就开始乐此不疲为中国外交“强势化”寻找原因。而由于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化之中，一些看似可行的特殊事件或因果解释似乎并不难发现，甚至拈手即来（cherry-picked）。^①这样，带着“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偏见来寻找中国外交“强势”的蛛丝马迹，也就显得极为容易。而这样缺少明确概念界定、缺乏对细节和路径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必然会使结论成为想象出来的“事实”，甚至存在“过度解读”和“无中生有”。^②

由此，进一步展开对“中国外交强势论”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知中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和趋势，对缓解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有所助益。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选择

通过对中国外交政策理论既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十分紧急且重要。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曾倡导中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建构的必要性。^③从现有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研究来看，国家角色理论这一中观视角对于观察中国外交行为偏好较为可靠。

1970年，卡列维·霍尔斯特（Kalevi J. Holsti）最早开始将角色理论应

^① Stephan Spiegeleire, *Assessing Assertions of Assertiveness: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Cases*, p. 1.

^② 王帆：《新开局——复杂系统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③ James N. Rosenau,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Barry R. Farrel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用于外交政策分析当中。^① 国家角色理论将国际社会视为角色理论中的人类社会，强调国家这一行为体对于国际体系和国家角色期望的主动接近。国家角色理论的逻辑为：处在国际体系中一定地位的国家，以国家特性为基础构建起对国家角色的自我认知，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根据对该国国际地位的判断形成对其的国家角色期望，该国则在自我认知与他国期待的不断互动中进行外交实践。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角色理论，以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解释，有必要对理论的重要概念进行更加细致的阐释。

国家角色认知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 是指国家领导人或政策决策者对于与其国家身份相符的责任、义务、规范及角色的主观判断，以及对于与其在国家体系和地区次系统中地位相匹配的功能、作用及影响的认识。^②

国家角色行为 (national role performance) 是在国家角色指导下，一国对其他行为体的态度、决策等方面进行反应的外交实践模式及具体措施。^③

国家角色期望 (national role prescription) 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角色的自我期望，即国家对于自我外交实践“是什么”和“怎样做”的设想；二是国家角色的他者期望，也就是国际社会及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对于该国外交实践的“应为”和“不应为”的预设。国家角色的他者期望形成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进而推动国家外交行为的规范化，并可能产生国家角色习得 (role taking) 或角色模仿 (imitation) 的情况，即一国最终顺从并执行他国对于本国的角色期待。^④

国家角色冲突 (national role conflict) 可能由国家内外部环境的多变性以及国际互动的滞后性引发。国家角色冲突主要包括四种情况：一国不同国家角色之间的内在矛盾；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冲突；一国国家角色的自我认知与他者的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⑤ 不同国家间不同国家角色引发的冲突。^⑥

^①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33-309.

^②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 245.

^③ Ibid., p. 246.

^④ 袁伟华：《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129页。

^⑤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⑥ 段青、高飞：《中美官方语言中国家角色、归属感与地位问题的研究》，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44~50页。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与国家角色理论不同，对国家角色定位和实践的考察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问题。目前，学界普遍运用文本分析法来确定一国的国家角色定位，在研究路径上则分为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或自下而上的民意调查两种。^① 基于上述对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梳理，本文将使用精英路线，即从领导人或外交政策决策高层的公开报告中归纳中国国家角色的总体定位。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设计如下：

第一步，本文从国家角色认知角度对“中国外交强势论”进行分析。通过对2000~2015年间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国防及外交部分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总结归纳中国国家角色的定位及其规范意义，并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及性质，从而从认知层面对“中国外交强势论”进行检验。

第二步，本文将以十年间中国处理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这一具体案例为样本，对十年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提问及发言人回答的内容分别进行文本分析，以从实践角度检验中国国家角色的认知，从而检验被“中国外交强势论”视为中国外交出现最明显强势变化的领域，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外交实践是否符合国家角色认知规范。这一案例的选择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大国周边国家的权力和实力关乎该国的兴衰。^② 因此，要讨论中国外交，就要重视探究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互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是引发国内外观察家对中国外交不同解读和争论的导火索，甚至被视为中国在地区及世界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其次，本文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是因为其涉及国家多，争端持续时间久，能够在时间、角度和范围上满足假设检验的需要。2006~2015年十年间，中国外交部共举行1653次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共回应中外媒体记者提问9972次，涉及包括朝核、叙利亚、气候变暖等诸多热点问题。其中，仅就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这一话题的问答次数就达到1051次，占总问答数的10.5%。^③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① 袁伟华：《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第137页。

^②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③ 作者根据2006~201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回应内容计算。

更为重要的是，在所有“中国外交强势论”的鼓吹者中，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新闻报刊，无一不用中国在处理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表现及转变作为论据，来证明“中国外交强势论”的正确性。在对包括美国对台军售、达赖喇嘛访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众多具体案例在内的分析中，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处理海洋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强势化”倾向尤其明显。即使是到目前为止，鲜有的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科学性进行反思的几篇研究，也或多或少的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处理上确实出现与以往不同的行为方式。^① 江忆恩在研究中承认，海洋争端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证明中国外交在语言和行动上明显“强势化”的例子。^② 因此，本文选择海洋领土争端这一“极值”案例进行分析，可以降低样本选择偏见，从而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解读

关于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分析，本文参考卡列维·霍尔斯特对于国家角色定位的考察方式。首先，选取2000~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国防及外交部分的内容，作为整体上判断中国国家角色认知的依据，并结合领导人重要讲话及官方文件，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内涵和规范进行解释。其次，通过对文本的研读，阐释并解读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出现的延续性变化。

1. 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原则性

笔者利用Rost软件对在2000~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次数位于前300名的高频词进行词频统计，通过对相关词语归类，总结出中国国家角色的自我定位（见图2）。通过分析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对独立自主、和平与发展、促进合作等基本原则的坚持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国家角色主要定位于：发展者；全球事务参与者；斡旋合作者；积极独立者；地区安全维护者。^③

（1）关于“发展者”定位的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建设”、

^① Bjorn Jerden, “The Assertive China Narrative: Why It is Wrong and How So Many still Bought into It”; Alastair I.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② Alastair I.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p. 19.

^③ 其中，“积极独立者”直接借用霍尔斯特对于中国国家角色的定位之一，其他角色定位也受启发于霍尔斯特对于国家角色的分类，详见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 247.

“社会主义”、“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共出现 559 次。可以说，“发展者”角色是当下中国国家角色的核心定位。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对于自身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判断。正如李克强所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①“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发展是第一要务”。^②诚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依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者”这一核心定位很难改变。而中国的发展不仅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更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③

(2) 中国强调自身作为“全球事务积极参与者”的身份，积极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关于“全球事务积极参与者”定位的关键词如“大国”、“全球性”、“参与”、“稳定”、“联合国”等共出现 333 次。这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全过程，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公共卫生、气候变暖、网络安全、反恐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这一角色定位也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切实履行双边及多边条约，遵守国际法等国际制度。另外，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也应努力负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3) 关于“斡旋合作者”定位的关键词如“合作”、“谈判”、“交流”、“互信”、“对话”等共出现 315 次。作为合作者，中国应积极促进双边及多边对外交往，推进务实合作，力主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及冲突。这也促使中国遵循“命运共同体”思想，践行“共荣、共建”的合作理念。^④另外，“斡旋合作者”要求中国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涵的“新安全观”，体现中国致力于促进区域安全合作的自觉。^⑤

(4) 关于“积极独立者”定位的关键词如“主权”、“领土”、“统一”及“独立自主”共出现 113 次。作为主权国家，中国理应坚定维护主权及领土

① 《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2016 年 3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05/c_128775704.htm。

②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实录》，载《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③ 罗建波：《大国外交新思维与中国的国际责任》，载《学习时报》2014 年 5 月 5 日，http://www.qstheory.cn/gj/zgwj/201405/t20140505_345974.htm。

④ 邱耕田：《“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国际观》，载《学习时报》2015 年 6 月 28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608/c40531-27118060.html>。

⑤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完整、捍卫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并非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国对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毫不含糊’。”^① 这是中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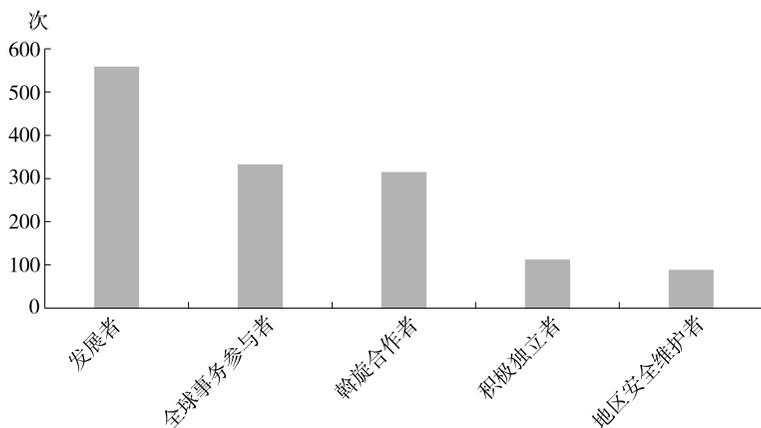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5 年中国国家角色定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0~2015 年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国防、港澳台地区和外交部分的内容所制。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qing/2006-02/16/content_2616810.htm。

(5) 关于“地区安全维护者”定位的关键词如“睦邻友好”、“地区”、“周边”、“安全”共出现 89 次。这一角色定位要求中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以诚相待，坚持以外交及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切实维护地区发展与稳定。^② 同时，中国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落实“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③

①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实录》，载《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同上。

③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马小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战略轮廓呈现》，载《学习时报》2014 年 12 月 29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4/c40531-26317950.html>；孙建国：《为实现中国梦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载《学习时报》2014 年 4 月 27 日，http://www.qstheory.cn/zywz/201404/t20140408_338052.htm。

正是基于对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考量,^① 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定位保持了较强的惯性和原则性,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并可做出如下判断:21世纪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全球热点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关注度。同时,中国重视发展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外交关系,并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

首先,在安全方面,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建设。第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动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非洲地区冲突问题上,中国明确提出“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不仅通过多种途径支持非盟集体安全机制建设,还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中国已在非洲地区执行了14项维和行动,是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二,中国1992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坚持核不扩散原则,推动核裁军,并推动朝核、伊核两大核问题的解决,积极斡旋,促进和平谈判,倡导对话代替对抗、外交代替武力,为“如何推进和维护国际安全”提供了与西方的强权政治不一样的新思路新理念。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反恐斗争。中国加入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积极推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1373号、1333号和1456号等反恐决议。中国发起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并建立了比什凯克反恐中心,收集和分析信息情报,实现国际反恐的情报互享。另外,中国还参与了亚丁湾的护航行动,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持国际航道的安全。总之,中国在坚持“积极独立者”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全球事务参与者”和“斡旋合作者”角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负责任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其次,在发展方面,中国积极落实“发展者”角色,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

^① 根据卡列维·霍尔斯蒂的观点,硬实力主要包括国家的位置、资源、国家能力及社会经济需求;软实力主要包括国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公众舆论等。参见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33-309. 出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对形成中国国家角色认知的根源进行具体分析。

稳定。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发展便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减贫人口占到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目标。^① 在基础教育、卫生条件、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妇女权利和提高平均寿命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第二，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积极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步。2006年召开的中非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对非援助的八项一揽子政策措施，并陆续给予非洲31个最不发达国家478个税目的对华出口商品享受免关税待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②

最后，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经济实力的提升，再加上对自由贸易原则的坚持，使中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全球商品的重要供应者和庞大的消费市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500亿美元，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总额达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等，都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③ 另外，中国也在以协商对话、客观理性的方式，追求建立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比如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第二，在人权方面，中国不仅保证国内人权的实现，还努力促进国际人权的实现。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中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普遍促进人权方面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各项活动。中国参加了20多项国际人权条约，并于2006年和2009年两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为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做出贡献。^④ 中国还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人权对

① 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2018年9月3日，http://www.stats.gov.cn/zt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② 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11期，第73~93页。

③ 常红、王喆：《贾庆林：中国向IMF增资500亿美元》，腾讯财经，2010年9月7日，<https://finance.qq.com/a/20100907/003497.htm>。

④ 《中国已参加27项国际人权条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9月13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90/10/Document/1255201/1255201.htm>。

话机制。另外，中国还积极履行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就援外医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覆盖国家数量之多和援助效果之显著而言，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成就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中国援外医疗队不仅有助于当地提高健康水平，还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培训医疗人员，从而提升当地医疗能力。第三，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也承担起了一定的国际责任。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但中国也在尽自己的努力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便提出中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① 同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也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② 虽然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中国属于非附件一国家，无须设定约束性减排指标，但中国仍在2002年核准了《京都议定书》，并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下情节发展机制合作，主要指标一直位列第一。

2. 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调适性

21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国国家角色定位总体上保持了原则性。另一方面，在“压力”和“激励”等外部刺激与“模仿”和“习得”等内在努力的共同作用下，^③ 中国对国家角色的定位也表现出一定的调适性，出现对以往定位的突破或创新。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调适性仅仅是对国家角色定位的一种渐进性调整，而非断裂性转变。正如詹姆斯·罗西瑙指出，中国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行为习惯来处理外部问题，表现出对习惯较强的遵从感。因此，在对过去习惯的突破上会十分缓慢。^④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立足于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原则性，对国家角色定位中出现的一些调适性变化进行列举和阐释。

首先，“全球事务参与者”角色下的国际秩序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主张建立民主化、多样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倡树立互利、互信的新安全观，以代替现行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自2006年起，该

^① 《国务院：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人民网，2014年11月19日，<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1119/c71661-26055327.html>。

^② 《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9年12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18/content_12668033.htm。

^③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第94页。

^④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1-234.

报告中不再直接提及这一主张，而仅在 2006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报告中表示要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贡献，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制度和组织。可见，作为“全球事务参与者”，中国不断淡化“挑战者”意识，开始接受并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并将融入作为改造现行国际秩序，进而实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目标的现实选择。正如张清敏所言，中国只有改变自己，以建设性的姿态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循序渐进的对其进行改造，才能扬弃其不合理的方面，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力量。^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历史任务，或是抛弃了原有的国家角色定位。作为“发展者”，只有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符合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因此，正是出于对国家角色定位原则的坚持，中国才对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方式做出更具现实性的调整和更为明确的表达。

其次，“斡旋合作者”角色下的反对霸权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直是中国作为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安全维护者”的角色定位要求。自冷战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的突变，虽然中国对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并未改变，但在政策表态上却表现出较强的调适性。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必然会衍生“反对美国”的逻辑。作为“斡旋合作者”，为维护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据重中之重地位的中美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的表述必须保持一定的谨慎性，淡化“反霸”意识，以避免造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牵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断强调与美国“不搞对抗、发展合作”。^②这在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得到较好的反映。自 2006 年以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一政策不再出现在该报告中，可见中国努力减轻与美国的角色冲突，积极主动的维护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正如乔纳森·特纳 (Jonathan Turner) 所言，行为体会主动缓解不同角色之间的紧张趋势，尽力控制角色冲突的程度。^③只要美国没有将其霸权主义特性展现出来，中国会尽量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更避免造成“意有所指”的误解。

最后，“发展者”角色下的大国责任观。作为“发展者”，中国注重自身

^① 张清敏：《冷战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分析》，载《国际论坛》2006 年第 2 期，第 58 页。

^②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14 页。

^③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 页。

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专心把发展定位为第一要务，将国家经济发展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2000年以来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摆在最核心的地位。自2005年起，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开展“全方位外交”的表态，表明中国要积极发展与大国、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也开始关注全球性问题，淡化狭隘的“自身利益”观念，强调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努力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致力于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007年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提议更是将自身利益扩展为共同利益的具体表现。

总而言之，21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家角色定位整体上具有较强的原则性，随着国际及国内环境的变化，又表现出一定的调适性。这些调适性变化并非“强势化”，而是为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更加务实的变化。这也在认知层面对“中国外交强势论”进行了驳斥。

（二）中国国家角色实践：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内容的分析

对于中国国家角色实践是否强势的检验，本文沿用海牙战略研究中心(HCSS)于2014年发布的有关中国强势程度的评估报告中对“强势”的分类，将中国国家角色实践分为行为实践(behavior ‘use’)和语言实践(rhetoric ‘say’)两类进行考察。以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行为和语言实践为例，分析当具体到这一“极值”案例时，中国外交实践的特点及变化。

1. 中国国家角色实践的延续性

首先，稳定的克制性行为贯穿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为了对中国处理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行为实践进行考察，本文对2006~2015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外记者对发言人的提问内容进行编码，并逐条归入“中方”、“他方”及“其他”三类。其中，将引发提问的事件行为主体为中国的归类为“中方”；将引发提问的事件行为主体为日本、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归类为“他方”；将无法判断问题事件源头、非具体事件描述、询问具体政策及会议内容，或其他假设性问题归为“其他”。^①自2011年8月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

^① 对于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的与会记者，本文默认其国籍与立场是具有随机性的。同时，由于任务量较大，且受时间限制，本文并未对东海、南海及其所涉及国家进行分开编码，而仅设立“中方”、“他方”及“其他”三个变量。同时，在编码过程中，本文仅就提问内容本身进行客观分析，不带有主观立场。由于篇幅有限，具体编码未在正文中展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布会由每周两次变为每周五次。为了避免误差，基于上述对文本内容的编码，本文对2006~2015年中国在处理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中事件主体出现的频率进行计算（见图3），^①考察十年间中国外交实践上的变化及特点。

从图3可以看出，以中方为问题源头的频率在整体上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十年间，仅有2006、2007年两年在频率上超过以他方为问题源头。而以他方为问题事件源头的频率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有两年超过了当年问答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自2008年以来，就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内容来说，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美国在内的“他方”国家采取了比“中方”更加密集的行动，且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引发了争议国之间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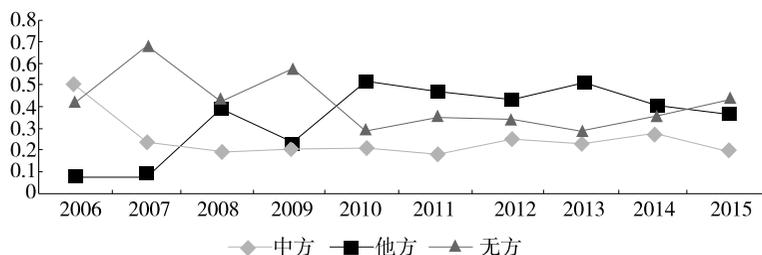


图3 2006~2015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提问问题事件源头变化情况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6~201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回应内容自制。参见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

除了主动行为发生频率整体较少之外，近十年来中国在相关海域和岛屿的行动并未出现明显波动，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而并未出现如“中国外交强势论”所说的“显著性改变”。作者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对各方在相关海域行动的变化程度进行检验。

根据“中国外交强势论”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外交变得越发“强势”，因此，本文将时间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2006~2009年）和阶段二（2010~2015年），并以这两个阶段为诱导因素，对变化情况进行方差分析（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中方为问题源头的数据呈现一定的稳定性，而以他方为问题源头的数据则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 $\text{sig.} < 0.05$ ）。这

^① 即出现频数除以当年发言总次数。

就说明，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行为实践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是并未出现如西方所说的“发生了显著性变化”。相反，包括日本、菲律宾等在内的相关国家及美国这一域外国家的行动却表现出了显著性变化，这也从一方面驳斥了“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相关论点。

表 1 2006~2015 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提问问题事件源头方差分析

ANOVA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df	均方 (Mean Square)	F	显著性 (Sig.)
中方	组间 (Between Groups)	0.017	1	0.017	2.12	0.184
	组内 (Within Groups)	0.064	8	0.008		
	总数 (Total)	0.081	9			
他方	组间 (Between Groups)	0.116	1	0.116	7.664	0.024*
	组内 (Within Groups)	0.121	8	0.015		
	总数 (Total)	0.237	9			

资料来源：同图 3。

注：* 意味着 $p < 0.05$ ，表示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其次，延续的积极性语言渗透中国外交政策全过程。除了在行为实践上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以外，近十年来，中国在外交话语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长期以来，除了明确主权立场以外，中方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多以表明致力于与相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妥善处理争议，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及稳定的建设性立场为主，并多次做出负责任大国的承诺，提出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遵守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希望。很少以“强烈敦促”、“警告”等消极表态做出回应。为了对中国处理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语言实践进行考察，笔者利用 Rost 软件对十年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对问题进行的回应内容进行情感分析^①，并对分析结果进行逐年汇总（见图 4）。可以明显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外交部对中外记者提问的回应内容以“积极”情感为主流，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除了 2010 年（发生“日本拘留中方渔船船长”事件）以外，中方“积极”的情感表达次数都达到总数的 70% 以上，甚至有几年接近 90%。这充分表现出中国的外交措辞是正面的。与此同时，中方发言人回应内容中带有“消极”情感的比例在近十年来几乎不到

^① Rost 软件在分析文本时，将情感分为“积极”、“消极”及“中立”三类。详细结果可联系作者获取。

20%，总体上呈稳定的低水平（见图4）。这表明，中国在外交辞令上秉承国家角色定位的原则性，保持对和平、合作对外政策的惯性，努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取得地区及国际信任，而非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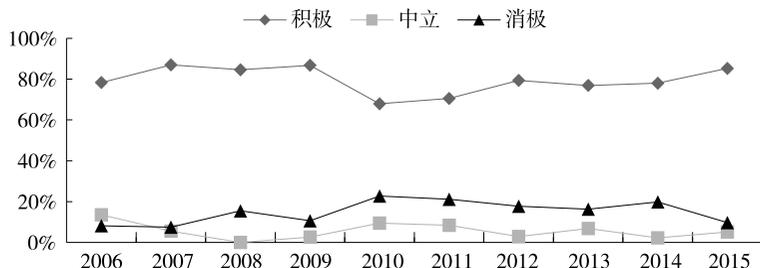


图4 2006~2015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内容情感变化情况示意图

资料来源：同图3。

2. 中国国家角色实践的应变性

虽然中国在国家角色实践上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但惯性并不代表中国外交政策如铁板一块，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有原则且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决定了政策要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需要做出适当的应变性调整。需要强调的是，超越惯性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目标及行为习惯的颠覆性改变，而仅仅是对实现目标的手段的灵活调整。进一步说，中国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对相关国家和美国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单方面及联合行动的一种被动性应对，而非有计划的主动性调整。

首先，行为实践的防御性变化及其合法化解释。支撑西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重要论据便是中国在海洋领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笔者对中方近年来在相关海域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归纳和整理。近年来，中国开始稳步推进对相关岛屿的行政管辖，加强对相关海域及空域的巡航，加大资源的开发力度，同时对域内相关国家及美国的单方面或联合行动采取反制性措施。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在相关海域和岛屿采取的行动并非如西方所说的“单方面”、“主动性”和“破坏性”行为，而是在相关国家及美国不断加深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大背景下，采取的在国家角色大原则约束下的合法化应变措施。

从历史角度看，作为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依照国际法，通过和平手段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解决

了陆地领土争端。^①截至2008年,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国与其余所有国家的陆地领土争端都已解决。^②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的外交行动并没有显著的新内容,更多的是对周边国家行为的一种应对型行动。即使在冲突烈度较大时,中国也保持极度克制,积极与相关国家展开沟通交流。

第一,中国对相关岛屿的管理及在相关海域的巡航集中在行政及外交手段,且更多的是对过去主张的一种重复,无意挑战现有的地区秩序。^③例如,自1959年起,中国就开始在永兴岛设立办事机构,并开始必要布防;1999年起,中国开始在专属经济水域执行“禁渔期”规定;自2000年起,渔政局开始在相关海域巡航;2009年,中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的“九段线”地图更是受该组织要求提供,且内容与以往的主张并无两样。^④可见,中国在相关岛屿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合法防御性建设,而并非西方所说的“新行动”。

第二,与其他国家已然采取的行动相比,中国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加强对岛屿的实质控制等行动不过是一种合法的“追逐游戏”,是对当前相关国家对争议海域争夺日益加剧的一种应激性措施。

一是早在1958年,中国就发布了关于12海里领海宽度适用于南沙群岛的声明。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如果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由中国控制,这些岛礁附近的12海里领海及20海里专属经济区本应覆盖南沙群岛的大部分海域。而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主权归我”的原则近乎失效,周边国家不顾中国感受,单方面对争议海域宣誓主权。自1970年以来,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都被周边国家侵占,由中国控制的仅为9个(其中台湾地区控制1个),而由周边国家占领的岛礁共45个。^⑤其中,自1973年起,越南开始非法

^① 《那些对中国在南海问题立场的八个指责,到底有没有道理》,澎湃新闻,2015年5月30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514。

^② 埃克森·安德森:《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葛雪蕾等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③ Maris T. Fravel,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mpetition over Maritime Rights”, in Patrick M. Cronin, Peter A. Dutton and Maris T. Fravel eds.,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 33-50.

^④ 赵英男、李梅花、禹明延:《中国为何“强硬”?——海外学者对中国“强势外交”的分析》,载《中国与世界》2013年第三辑,第80~90页。

^⑤ 《中国主权海域一半遭侵占,好岛屿被周边瓜分殆尽》,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3-03/1585393.shtml>。

侵占南海相关岛屿，并建立简易机场，进行非法测绘等相关行动。这使越南不仅成为占领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更是在争议海域驻军最多的国家。^①

二是“共同开发”原则也成为周边国家“共同与西方国家开发”。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离岸能源生产国，随着中国石油企业在南海实现技术突破，石油产量达到每天60万桶，占中国石油总产量的15%。^②但其中绝大部分的产量来自非争议海域。相比之下，越南在南海海域的能源开发尤为强势。作为在争议海域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10年，越南的国有石油公司在南海三处岛礁的石油产量达到2440万吨，占越南石油年开采总量的26%。^③另外，随着已开发岛礁上石油产量的降低，越南石油公司与国外其他石油公司就开发新岛礁以促进南海油气开采签署了60多条合作协议，^④不断试探南海问题相关方的底线。菲律宾也于2012年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在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巴拉望岛附近海域签署15条石油开发协议。^⑤

第三，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邀请”第三方国家共同强化对先前非法侵占岛屿的军事化管理。除了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以外，菲律宾斥巨资在中业岛上建立卫星跟踪系统，以完善其对南海地区的“监视网”。^⑥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将其近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并持续性派遣诸如“拉森”号、“威尔伯”号等舰机对南海地区进行监视和巡航。^⑦同时，美国还频繁与日本等国家进行“夺岛”军事演习，并与日本共同建立“沿岸监视系统”，以监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行动。相比之下，

① 关培凤、胡德坤：《新中国边界政策：从陆地到海洋》，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0期，第48页。

② Gabe Collins and Andrew S. Erickson, “Energy Nationalism Goes to Sea in Asia”, *Asia’s Rising Energy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 NBR Special Report, No. 31, 2011.

③ “Vietnam: Vietsovetro Finds More Oil at Bach Ho Field Offshore Vietnam”, *Energy-Pedia News*, June 29, 2011, <http://www.energy-pedia.com/news/vietnam/vietsovetro-finds-more-oil-at-bach-ho-field-offshore-vietnam>.

④ Hong Zha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Vol. 44, No. 1, 2013, pp. 27-43.

⑤ “Philippines to Seek more Oil in West Philippine Sea”, *Inquiry Global Nation*, June 29, 2012,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5034/philippines-to-seek-more-oil-in-west-philippine-sea>.

⑥ 《菲拟在中业岛建卫星跟踪系统监视商业飞行》，《参考消息》网站，2016年1月19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0119/1056803_2.shtml。

⑦ 尹卓：《美方欲使南海“军事化”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人民网，2016年2月20日，<http://sh.people.com.cn/n2/2016/0220/c134768-27774410.html>。

近年来中国加强在相关岛礁的建设和管辖、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对上述“军事化”行动的“自卫性”反应，并非主动挑起事端。

第四，即使在相关国家冲突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也表现出“刚柔并济”的统一。一方面保持主权立场上的坚定；另一方面积极与相关国家展开对话，对危机进行管控，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2011年11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启动南海务实合作……为‘南海行为准则’营造互信基础，并计划举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①2012年1月，中国在“东盟+中国”第四次会议上表示，愿意出资3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②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在解决冲突问题上的诚意，而并非一味地“傲慢”与“狂妄”。

其次，语言实践的应对性变化及其合理化解释。笔者对近年来中国外交在语言上出现的一些非规律性的消极表态进行整理发现，近年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出现的消极语言并非中方主动性强势，而是对日本、美国等的行为进行回应性表态。自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以来，诸如“挑衅”、“一手造成”、“必要措施”、“悬崖勒马”、“承担一切后果/全部责任”等这些以往极为罕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外交辞令开始出现在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内容中。同时，从一些反问句，诸如“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行使正当合法权利说三道四？”、“有什么资格告诉中国怎样才是负责的呢？！”、“他们是在遵守法治，还是在破坏法治？”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交语言的微妙变化。当然，这些微妙变化是出于对日本篡改历史与修改教科书、菲律宾打着“法治”的幌子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断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并公开声援相关国家等单方面行为的被动回应。换言之，中方的“消极”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具有显著变化的“他方”行动造成的。

至此，本文从中国外交的行动及语言实践两方面对近年来的中国外交进行分析，从而有力的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三层含义——中国外交出现新现象、这种新现象使中国外交越发消极、这些消极的新现象出现常态化趋势——进行了驳斥。

^①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2011年11月18日，<http://www.sio.gov.cn/xwfbh/gbwxfbh/fbh/Document/1050708/1050708.htm>。

^②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京召开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新华网，2012年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5/c_122587740.htm。

（三）“中国外交强势论”盛行的动因分析

通过上文对于“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既非西方炒作的“傲慢者”，也非言行不一的“阴谋家”，更非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破坏者”。那么，是什么因素致使“中国外交强势论”这一论断产生并蔓延的呢？根据国家角色理论，当一国处在对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的调适期时，国家角色冲突更易出现。诚然，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际社会互动的滞后性带来的。然而，通过对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面临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国家角色冲突，更多的是因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各自存在的问题，以及崛起国国家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这三方面因素造成的。

1. 守成国对华研究政治化及心态失衡成为“中国外交强势论”盛行的外部因素

首先，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国际体系的霸主地位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逐步开始实施对中国的制衡与遏制战略，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外交强势论”，通过软遏制的手段牵扯中国发展。以海洋问题为例，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大局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主权争端本不应算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只能算作一个小问题，但近年来对这一“小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与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中间打入一个楔子，试图维持并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同时不断稀释中国在这一地区日渐形成的影响力。

其次，政治精英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具有“垄断性”的，^①因此，“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政治化的结果。从美国国内政治需求来看，“中国外交强势论”成为美国政客捞取政治资本、提高政治知名度的工具，^②并为提高美国军事实力和发展军事贸易提供合适的借口。^③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军方高层表现得极为强硬，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曾公开表示，要求美国海军必须保持在南海的存在，并敦促官方明确向中国表达其反对中国领土主张的态度。否则，就是对中国“有损

① 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历史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② 李庆四：《美国为何总讲中国威胁论？》，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5期，第52页。

③ 姜加林：《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中国威胁论”研究》，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地区和平稳定行为的默许和纵容”。^①近年来，美国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有所下降，整体呈现出缩减军费的态势。出于利益考虑，缩减军费开支大大增加了军工企业的焦虑。因此，以军工企业为代表的军方需要长期炒作“中国外交强势论”，以保持中国的海洋问题的热度。^②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发展军事实力、出售军事武器提供看似“合理”的理由。需要强调的是，军工企业作为美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其强大的游说能力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又进一步加深了军工企业、国防部和国会三者的利益捆绑，^③赋予由三者组成的军工复合体极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基调和走向。^④这样，军方热衷的“中国外交强势论”就外溢到整个美国政策圈，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揣摩还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也会因为军方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默许这一论断。

再次，对华接触政策遭遇对华强硬派质疑，“中国外交强势论”成为其自我解释的手段。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实行“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政策。虽然随着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会出现“接触多一点”或“遏制多一点”的微调，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两面下注”的政策是基本稳定的。^⑤对华接触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通过接触政策，可以“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人权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进而以合作的姿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⑥主张对华实行遏制政策的人认为，让中国过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会为其发展创造机会，最终将稀释美国在地区及全球的主导地位，这从根本上是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⑦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在国内引发了更多的争鸣。对华强硬派认为，近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已然失败，

^① 《美国就南海问题陷争执，军方想强硬对抗》，环球网，2015年8月4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08/7182261.html>。

^② 金灿荣：《南海问题来自美国的心理不平衡》，观察者，2015年6月2日，http://www.guancha.cn/JinCanRong/2015_06_02_321739.shtml。

^③ 李庆四：《美国为何总讲中国威胁论》，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5期，第53页。

^④ 杨明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中的军工“铁三角”》，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第33～39页。

^⑤ 楚树龙、徐海娜：《美国外交战略动向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13～16页。

^⑥ 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⑦ Robert S. Ross,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in Alastair I.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83.

并指责接触阵营对中国日益强势的行为太过纵容，这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① 随着中国一次又一次的使“接触派”的希望“落空”，也使“接触派”日益失去与“遏制派”争论的信心和能力，^② 出于政治考量，一个越发“傲慢”和“强硬”的中国便成为“接触政策”合法性的解释变量，即当前美国外交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并非意味着“接触”政策的失败，而是中国这样一个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崛起国造成的。由此，“中国外交强势论”被不断政治化，一旦中国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被无限地放大，进而形成对中国外交的周期性批评和软性控制与牵制。^③

最后，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成为“西方中心论”最不安的因素，也使守成国陷入对现有国际格局面临挑战的历史性恐惧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国家角色冲突由此产生，而“中国外交强势论”正是缓解这一恐惧和矛盾心态的发泄点。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问题的热度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失信于盟友，美国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行动，以缓解对美国威望的“失信忧惧”。^④ 然而，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既纠结又矛盾。一方面，如果无法履行承诺或实行战略收缩，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的稳定性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出于其自身的战略承诺和威望可信度的考虑，美国既要包括日本、菲律宾在内的旧盟友进行安抚，又要消除越南等新伙伴的担忧。另一方面，基于对国内战略资源日益减少的现实考量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的顾虑，美国又担心被盟友拖下水，竭力避免直接与中国“硬碰硬”。由此，美国自身面临着很大的“承诺难题”：一方面要加强其盟友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促进盟友的有效联合，以便与美国形成网络化、制度化的军事同盟，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实现对中国的有效控制。^⑤ “中国外交强势论”便成为美国释放战略压力的出口。通过炒作和渲染“中国外交强势论”，既可以公开表态对其盟友的支持，又加剧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

^① Oliver Turner,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26, No. 1, 2012, pp. 121-123.

^② 《美国智库激辩对华战略：遏制还是接触?》，《中国日报》网站，2015年6月16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toutiao/1138561/2015-6-16/cd_21014452.html.

^③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23页。

^④ 时殷弘：《对当前中美中日关系的思考》，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7期，第1页。

^⑤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

张关系，通过这种“唱反调”的方式形成对中国外交的软遏制。

2. 中国国家角色的模糊性是“中国外交强势论”盛行的内部因素

由于崛起速度之快，中国国家角色的自我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糊性，中国对外政策存在某些“自相矛盾和波动的性质”。^① 这无形中就会造成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后的政策走向难以预测，对强大却不确定的中国表示出极大的担忧。中国国家角色的模糊性和定位冲突造成的内外两难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真空，也反过来加深了国家角色冲突的影响，为西方炒作“中国外交强势论”落下口实，也是该论调得以盛行的内因。

首先，历史上，中国既经历过唐朝盛世的辉煌，也遭受过晚清时期的屈辱。这样的历史经历使中国形成了“强国—弱国”的双重意识。^② 一方面，中国对实现民族复兴充满渴望与憧憬，另一方面，又存在一定被动的“受害者”心态。^③ 长期以来，中国都以“既大又小，既强又弱，既富又贫”的复杂角色进行自我定位。^④ 在迅速崛起的现实面前，这种冲突定位本身又加剧了中国外交决策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国家角色调整方面，需要及时自我调适和清晰的自我认知，这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强国—弱国”的矛盾定位不仅影响国家的角色认知，也对普通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塑造了中国两种形态的民族主义，^⑤ 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外交强势论”的话题来源之一。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大国”意识，普通民众也不断树立起国家意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抱有极高的期待和“难以磨灭的政治心理”。^⑥ 虽然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中国外交政策发挥核心作用，但在外部对中国外交行为极度敏感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会落人口实，成为“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又一“有利”论据。

其次，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加深，众多国家角色之间的矛盾不

^① 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第2页。

^② Tiejun Zhang,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China”,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3, 2004, p. 282.

^③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构建：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第166页。

^④ 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历史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⑤ 潘亚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84~99页。

^⑥ Yaqing Qin, “Struggle for Identity: A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China’s Rise”, in Brantley Womack eds.,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ham: Row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 249-269.

断外溢，造成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两难。就海洋争端问题来说，作为一个和平发展国家，中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搁置或解决争端。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必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及领土完整。在面对各声索国争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逐渐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海洋争端，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而一旦中国出现哪怕是一点有别于以往的行为，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更难以对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形成认同。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在面对美国介入中国海洋问题时，过于强调自己的“大国”身份，大伤美国作为霸权国的“面子”，使得中国遭受“傲慢者”的骂名，造成中国现今前后为难的尴尬境地。^①

最后，模糊的角色定位不仅使中国在对外政策上面临两难，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真空，使得政策理念难以具体到政策行动。处在崛起适应期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尚未形成完整的外交政策体系，甚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还存在政策空白。^② 例如，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原则——“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仅能从宏观上掌握中国的态度和理念，而细致到具体政策，则还有很多问题尚待明确。

3. 中国国家角色认知与他国角色期望落差是“中国外交强势论”盛行的结构性因素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对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期待，认为中国应该切实履行国际责任。尽管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履行负责任大国责任做出了承诺，但由于客观现实条件及中国众多国家角色存在的优先次序，^③ 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受到国内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牵扯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缺少成为国际体系结构“强国”的实力和精力。^④ 因此，中国更多的将注意力置于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亚洲，特别是周边地区，而在对中国影响较小的问题上，则有心无力。^⑤ 同时，由于当前国际社会对“负责任”的判

^① 曾今润：《中国因‘强硬’而日失南海主动权》，共识网，2015年5月31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wj/20150531125286.html>。

^② Zheng Wa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Soft or Assertive?”, *Union Morning Paper*, September 17, 2011, <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10917-139743>.

^③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构建：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第 166 页。

^④ Xinbo Wu,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7, 2001, pp. 293~301.

^⑤ Tiejun Zhang,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China”, p. 293.

定缺少一致标准,^① 而国际准则有时是“自相矛盾”,而非“逻辑连贯”的,^② 这使得中国对国家角色定位变得更为复杂,导致因为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产生与西方不同的判定标准。

角色对接错位的长期存在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误解,认为中国“自私”、“不合作”和“孤傲”。误解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在中国外交行为的丝毫变化中得以加深。而由于存在结构性因素,如何弥合这样的落差已成为难题。周方银称之为“信号单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崛起国的克制并不会让守成国放心,而崛起国看上去“强硬”的行为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其本质属性。^③

五、结论及建议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稳步和持续发展,中国外交政策也日益获得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诚然,西方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不乏客观、理性的研究,但诸如“中国外交强势论”这样缺少科学检验和分析的论调也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而此起彼伏。本文以国家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进行分析,对“中国外交强势论”进行了一定的解构。面对西方“中国外交强势论”对于中国外交的或误解或刻意指责,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化解这一论调,防止国际舆论环境的继续恶化,减小其对中国发展带来的牵制,从而降低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中国应坚定“发展者”的角色定位,秉承和平发展宗旨,推动硬实力持续增长。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当下,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更应看到制约中国发展的众多“瓶颈”。在“四个现代化”以及全民族复兴与繁荣等方面,我们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④ 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深水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因此,按照“发展者”角色的要求,中国应尽快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经济及社会

^①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构建:角色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第166~167页。

^②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32~73页。

^③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第22页。

^④ Changjiu Li,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wer and Prospects for Sino-US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3, 2014, pp. 27-45.

问题，以保证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正如王逸舟所说，国家利益的实现最主要要靠我们本身“去弊除疾”、“强身健体”。^①

其次，中国应平衡责任与利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打造核心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说，外交战略的制定是为国家核心利益服务的，而“软”和“硬”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种完全可以兼容的手段。^② 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主线，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一个阶段隐藏实力所带来的实力发展必然增加下一阶段继续隐藏实力的难度，因此，“韬光养晦”所面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③ 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强势”的指责，我们应采取刚柔并济的弹性政策，这也如时殷弘所说的“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④ 一方面，对于主权的维护方面，中国应跳出西方炒作的“强势”语境，继续坚定维护主权的自信与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进行适当的反思与适时的纠正，避免政策制定被“民族主义”绑架，或由一味地“强势”而带来的“战略透支”。^⑤ 用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主权及安全等核心概念，即国家主权与政权稳定并非仅仅是对外部的“防范性”概念，更需要有“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反思。^⑥ 这也就要求我们逐步实现由“战略军事”向“战略经济”的过渡，从而形成中国外交的“大战略”。^⑦ 另外，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中国还应积极构建核心话语体系，提高外交话语说服力，对外释放可信、清晰的信号，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判或冲突。这需要学界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超越现有的理论框架，使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真正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⑧

①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② 周方银：《中国外交软与硬的标准是什么》，载《人民论坛》2013年4月（下），第56～57页。

③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第6～26页。

④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68页。

⑤ 关于“战略透支”的含义，时殷弘认为，其是一种战略的隐患或明祸。即战略目标的制定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机理，进而破坏了战略目标与手段和资源之间的平衡，导致战略很难成功，甚至失败。参见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

⑥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60～170、208页。

⑦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

⑧ 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78～81页。